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古今自由主义

【美】列奥·施特劳斯 著 马志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PHOENIX LIBRARY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古今自由主义

【美】列奥·施特劳斯 著 马志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PHOENIX LIBRA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自由主义/(美)施特劳斯(Strauss, L.)著;
马志娟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6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ISBN 978-7-214-08145-2

I. ①古… II. ①施… ②马… III. ①自由主义—研究
IV. ①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2108 号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by Leo Strauss and Foreword by Allan Bloom
Copyright © 1968 by Leo Strauss
Foreword by Allan Bloom copyright © 1989 by Cornell Universit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6-268

书 名 古今自由主义

著 者 [美]列奥·施特劳斯

译 者 马志娟

责任编辑 周晓阳

装帧设计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e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304毫米 1/32

印 张 11 插页 4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2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145-2

定 价 32.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译者的话

施特劳斯曾经把自己称为自由民主制的“朋友”(24页)^①,言下之意,就是这种制度有条件的、批评性的支持者。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是因为一方面他认为自由民主制是当前情况下人类可能拥有的政体中最好的一种,^②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这种宣称一切价值绝对平等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又有可能导致价值上的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从而既有可能导致人类精神的坍塌,^③也有可能致人们无批判地接受类似法西斯主义那样的毁灭人性的政治现象。

施特劳斯相信,自由民主制要免于堕落,就必须着力培养一批又一批既追求自由,同时又能够超越相对主义的人,施特劳斯称之为“贤士”(gentleman)。他们具备从长远来看民主制所必需的一些高贵

① 本文括弧中所注页码为本书页码,引号中的相关引文均为唐士其的翻译。

②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9, p. 113.

③ “它教导说,一切欲望都是平等的,实际上也就是教导说一个人没有什么可以感到羞耻的;它摧毁了自我蔑视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无意中摧毁了自我尊重的可能性。它导致一切价值的平等,它否认存在着本质上崇高的东西,也否认存在着本行上卑下的东西,同时也否认在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从而在无意识中助长了堕落倾向的胜利。”(259页)

品质：“奉献、专注、广博和深刻”（第3页）。与大众文化相对的自由教育则是培养这种人的唯一途径。

自由教育即古典式教育从三个方面区别于建立在启蒙思想基础之上的现代教育。首先，它传授的是整全的、综合性的知识，是“文化教育或以文化教养为目的的教育。它的成品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第1页）。其次，它注重对人的全面塑造，因而不仅是知识的传播，更是心智的培养，是对“崇高的简朴与沉静的庄严”的追求（第5页）。其中的精神，暗合于中国传统的“大学之道”，即“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最后，自由教育不是大众化的教育。这并不是因为它一开始就把普通人排除在外，而是因为它相信，人类品德的养成、人格的完善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因此教育就是一座不断上升的阶梯，同时，不同人由于资质的区别、条件的差异、努力程度的不同，自然不可能在这座阶梯上攀登到同样的高度。也就是既“有教无类”^①，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②，但又要“因材施教”，而且假定“唯上知与下愚不移”^③。

与自由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相比，现代自由民主制及其教育制度的问题，就不仅在于这种教育往往蜕化为专业化知识的传授，更在于它虽然宣称承认和保护价值追求的多样性，结果却因为强调这些价值之间的绝对平等而抹杀了它们的高下之别，从而封闭了人类不断走向完善的可能，使其教育对象要不成为“没有精神的专业人士”，要不成为“没有心肝的酒肉之徒”（第4页）。现代的“自由”扼杀了古代的“自由”，“使一切人都受到教育的要求反过来使他们越来越忽视教育的质量”（第72页）。

自由教育虽然是保障自由民主制免于堕落的一个重要环节，但

①《论语·卫灵公》。

②《孟子·离娄下》。

③《论语·阳货》。

它与后者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张力。^①这种张力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自由教育不可避免带有精英教育的色彩。也就是说,即便这种教育在起点处向所有人开放,^②也只有少数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贤士”。施特劳斯因此断然指出:“我们不能指望自由教育转变成普及教育。它永远都只能是少数人的义务与特权”(第25页)^③。这一点使自由教育及其支持者往往受到浅薄的、极端的自由派和平等派的攻击。不过,这个层面上的问题还不是施特劳斯最基本的关注,因为在自由民主制之下一一种“自然贵族”的存在,毕竟得到比如说美国立国者们的体认,并且在其制度设计中有所体现。^④

关键是第二个层面上的张力,它反映在自由教育的最终成果——哲学家与政治的关系方面。如果人们在自由教育为他们提供的那座精神的阶梯上不断攀登,那么除了少数人会由于学问与品德的修养而成为“贤士”之外,还会有极少数人进一步上升为哲学家。贤士与哲学家的区别,在于前者通常不加考察地全盘接受某些有关最重要问题的“意见”(doxa,即社会通行的信仰与观念),而后者“则要对此进行调查和盘诘”。因此,贤士的美德与哲人的美德不完全一样(第13页)。毕竟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人为之物最终都将飘然而逝,而哲学追求的乃是永恒的自然(第13页)。当哲学家从有德之士成为超越善恶之人,他们自然也就会成为自由民主制的怀疑者、批评者,或者陌路人。这意味着,作为自由民主制重要一环的自由教育最

① 这种紧张关系在所谓的商业共和主义的理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种理论相信,一种好的制度比任何品德教育都更为有效、更为可靠(参见第21页)。

② 施特劳斯认为,民主制意味着普遍化的贵族制(第3页)。

③ 当然,施特劳斯也强调,我们同样不能指望“那些受到自由教育的人仅仅因为这种教育而获得政治权力。因为我们不能指望自由教育能够使所有受惠于它的人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他们的公民责任,并且在政治上达成共识”(25页)。

④ Leo Strauss, “On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Hilail Gildin (ed.),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Ten Essays by Leo Straus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68.

终又可能威胁到这种制度本身。就此而言,哲学与政治的冲突不可避免。苏格拉底,这位哲人之死,就是这种冲突最典型的体现。^①

施特劳斯认为,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来自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能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上升为哲学家,反过来,哲学也不可能成为任何政治社会的基础,柏拉图的“理想国”只能存在于言谈之中而不可能付诸现实。^②换言之,社会的基础是“意见”,^③其中就包含了一个社会基本的价值规范和道德诉求,而哲学追求的则是真理。“意见”包含真理,^④但不可能完全是真理,亦不可能完全为真理所替代。也就是说,“古典政治哲学认为,一切曾经存在过的或者将会存在的政治社会都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根本性的意见基础之上,它不可能被知识所替代,因此,政治社会必然是一种特殊的或者说排他主义的社会”(第4页)。施特劳斯始终认为,作为自由民主主义基础的启蒙运动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它一方面相信可以用哲学启蒙全体民众,因而将“意见”作为迷信和偏见加以拒斥,从而瓦解了社会的道德与宗教纽带,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又人为地降低了哲学的标准,使之建立在“更低然而更坚实的”基础之上,^⑤其结果则是理性主义的“自我毁灭”(303页),即相

① 施特劳斯认为,苏格拉底之所以最终选择与雅典公开对抗,并非因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出于其他的考虑。参见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1973, Leo Strauss, “On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Hilail Gildin (ed),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Ten Essays by Leo Straus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以及 Leo Strauss, *The Argument and the Action of Plato's Law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②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 139.

③ Leo Strauss, “On a Forgotten Kind of Writing,” in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1973, p. 221.

④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and Toront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p. 18—19.

⑤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247.

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盛行。

那么哲学与政治是否基本上就不能两全？施特劳斯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相信，在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古典政治哲学提供了一种与启蒙主义不同的、能够使两方都得以保全的方式。这种方式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首先，哲学仅仅把自己视为对智慧的追求而非智慧本身，也就是说，哲学乃是对无知之知，对哲学来说，问题的显明性永远大于答案的显明性。^①或者说，古典政治哲学从根本上体现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像启蒙哲学那样自视为真理的化身。其次，古典哲学把沉思的生活视为幸福的生活典范，与现实社会自觉地保持某种距离，而不像启蒙哲学那样试图成为改造世界的工具。^②最后，古典政治哲学清楚自己对社会可能具有的颠覆性，因此有意识地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范围之内，只对理解或者有可能理解哲学的人谈论哲学，而不像启蒙哲学那样自信能够把真理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③

在作为社会基础的“意见”中，宗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神学—政治问题”，是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论题。哲学要求质疑一切，而宗教的基础则是对神启谦卑的服从，两者之间似乎形同水火。启蒙主义矛头所向，就是宗教带来的蒙昧主义和对世人的欺骗。^④但是，施特劳斯发现，启蒙哲学既没有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摧毁宗教，更不曾为人类的生活提供

① Leo Strauss, "Restatement on Xenophon's Hiero," in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1973, p. 116.

② 施特劳斯在本书《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一章中写道：“当一种反神学的激情促使一位思想家采取质疑沉思的至上性的极端立场的时候，政治哲学便与经典传统、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脱钩了，并且具有了全新的品质。”(236页)

③ Leo Strauss, *On Plato's Symposiu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 40.

④ Leo Strauss, *Philosophy and Law* (trans. by Eve Adl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5, p. 36.

坚实的基础。因为只要哲学还不能为整个宇宙提供全面系统的说明,宗教就有其存在的根据(301页)。“正如我们的反对者拒绝没有理由的信仰一样,我们至少也有同等的权利拒绝没有理由的不信仰。”^①

施特劳斯思想的成熟,恰恰就在于他发现了以迈蒙尼德为代表的中世纪犹太教思想家们处理哲学与宗教关系的一种独特方式,即隐微的写作艺术。他们把自己真正的思想隐藏在社会普遍接受的意见之中,保证只有那些慎思明辨的人才能理解和把握,从而在向有可能追求哲学的人们传授知识的同时,又不至危害社会的宗教基础。施特劳斯随后发现,从柏拉图以降的古典政治哲学家普遍采用了这种写作艺术,它成为古典政治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象征,也成为自由教育最典型的体现形式。^②

就此而言,哲学的首要问题是哲学家在社会生活中如何自处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断言哲学首先是政治哲学。^③因此作为自由教育最高阶段的哲学家的教育,就是让受教育者最终养成豁达大度的心胸,这样一种豁达大度兼具中道与勇敢的特性。它是中道的,因为它要求受教育者知道自我约束与自我限制,知道自己的无知,并且对其无知之物保持敬畏之情,同时在实践中学会审时度势,因为“智慧不能与中道分离”,“中道使我们能够避免双重危险,一方面是对政治出于幻想的期待,另一方面则是对政治软弱的蔑视。因此所有受到过自由教育的人会成为政治上坚守中道的人”(第25页)。它又是勇敢的,因为它意味着受教育者敢于与周遭喧嚣浮华的世界彻底决裂(第7页)。中庸之道^④,正是自由教育的核心,是保障

① Leo Strauss, “An Epiloguc,” in Leo 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New York and London: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68, pp. 218—219. 中译本 254 页。

② Cf., Leo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2.

③ Leo Strauss, “The Law of Reason in the Kuzari,” in Leo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95.

④ “中者不偏,庸者不易”,“中庸之道”,正是“谦卑”与“勇敢”这两种品质的完美结合。

政治与哲学能够两立,并且相互激荡,又相得益彰的根本途径。这种教育之所以被古人称为“自由教育”,正因为它相信“一切人出于自然都会追求善,而非传统与旧习”(第4页),因此它首先意味着心灵上彻底的自由;同时,由于“所谓自由就是践行豁达的美德”(第4页),所以它又是实践的自由,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规”^①的自由。

自由教育的途径,主要在于“唤醒每一个人自身的卓越和伟大气质”(第5页)。其具体的方法是“聆听最伟大的思想家之间的交谈”(第6页),是一种“和最伟大的思想不断交流的过程”(第7页)。因此,施特劳斯及其学派把对古典的阅读作为自由教育的基本形式。同时,它还是个体性的,是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发生的,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是感悟与领会。“法利赛的犹太教义始终认为,必须根据口头的或者未成文的律法来理解成文的《律法书》,其最根本的理由就在于,最深刻的真理是不可能书写成文,甚至不可言说的,因为当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上接受上帝本人的教诲时,‘除了希伯来语《圣经》第一条戒律的第一个不发音的词(*Aleph*)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听到’”(318页)。这是《古今自由主义》一书的结语。古典政治哲学不追求,也不承诺任何确定的答案;不传授、也不企及任何普遍的教义。“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②,乃自由教育的最高境界。这又反过来证明,自由教育不可能是一种普及教育、大众教育、快餐式的教育。

施特劳斯自己在《古今自由主义》的前言中表示,这部著作首先解释何为自由教育,后面的部分则是通过分析前现代时期思想家的写作艺术以阐明他们的自由思想(第4页)。在书中收入的十篇文章中,有三篇可能稍稍难懂。其中,《〈迷途指津〉导读》是对犹太人哲学家迈蒙尼德写作艺术的探微。正是对《迷途指津》的深入研究使施特

①《论语·为政》。

②《老子》第二章。

劳斯发现了隐微式的写作,并且推动他走上重新发现古典政治哲学之路。施特劳斯在《导读》中指出:《迷途指津》看上去并非哲学著作,而是一部由一位犹太人写给其他犹太人看的著作(166页),是以哲学的方式解明犹太教义中一些难解之处(比如肉身论与神车论)的著作,是针对人们对犹太教的置疑捍卫犹太教的著作(177页)。但是,在仔细分析《迷途指津》的文本及其结构之后,施特劳斯向读者表明,迈蒙尼德原来是一位哲学家,“因为现在他已经明白,只要上帝的存在尚未得到证明,那么这种存在就是可疑的”(209页)。他通过显白写作在犹太教面前证明哲学的正当性的同时,^①又以隐微的方式向那些能够认真阅读这部著作的读者暗示,只能把律法中那些与理性相违背的对上帝的描述视为一种想象。他深知,“对普通大众解释诸如此类的比喻或者说明这些表达方式的比喻性质并非没有危险,因为《圣经》中的此类教诲,比如说宣称上帝发怒、慈悲或者可变等,虽然并不真实,但却服务于某些政治目的,或者都是必要的信仰”(第191页)。

《〈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序言》则被视为施特劳斯本人的学术自传,在一定程度上勾画了他早期思想的发展。《批判》是施特劳斯的第一部著作,发表在对迈蒙尼德的系统研究之前。《序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批判》的修正,是对启蒙主义宗教批判的批判,是在哲学法庭上对宗教的辩护,但同时也是对哲学本身的辩护。它表明,成熟以后的施特劳斯的的思想毫不犹豫地两个对立同时又统一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他进一步坚信启蒙并没有摧毁宗教,反而带来了理性的自我毁灭(这是《批判》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他进一步明确了自己作为哲学家,即“我不能信仰”^②的基本立场,同时确信通过回到古典

① Leo Strauss, *Philosophy and Law* (trans. by Evc Adl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5, p. 60.

② 施特劳斯1932年12月27日致克吕格的信,载施特劳斯等著:《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朱雁冰、何鸿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政治哲学,能够找到一条拯救哲学本身的出路。正因此,他在该文的最后写道:“我现在读《神学政治论》的方式完全不同于我年轻时候。那时,我对斯宾诺莎的理解太拘泥于字面意义,恰恰是因为我没有逐字逐句地推敲他的作品”(第303页)。

《评卢克莱修》处于全书的中心地位,这不仅出于时间上的考虑,而且因为施特劳斯认为,伊壁鸠鲁学派的思想是古典思想中与现代思想最为接近的部分。这种思想被称为“哲学的享乐主义”,是因为它认为“有一种完全的快乐,这种快乐乃是我们根据自然倾向加以追求的快乐,而且这种快乐只有通过哲学才能达到”^①。它在对整个宇宙进行彻底的理性主义理解之后,用一种禁欲主义的、从现世退隐的态度沉思自然,以得到心灵的平静(第110页)。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话,那么最具神性的存在、最荣耀的存在、最仁慈的存在,以及最高等级的存在就是其幸福并不完美的睿智之人。人类幸福的不完美不可能通过对自然的任何征服、通过使整全供人类运用而加以克服,因为这需要解放那些对不必要之物的欲望,从而使人类的悲惨命运,即西西弗斯的命运成为必然”(第156页)。这是本书最关键的一句话,也是处于这本书中间位置的一句话(按照施特劳斯本人的说法,使用隐微艺术的作者往往在作品的中间部分表露其核心论点)。伊壁鸠鲁学派的思想与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区别在于,它带有一种由于把理性主义发挥到极致而导致的悲剧气质,同时拒绝了哲学家的政治责任;而与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区别,则在于它坚持哲学自身的价值而不把它视为达到某些哲学之下的目的的工具(第30页),同时明白“意见”不必也不可摧毁,因而愿意让宗教继续成为一种“愉悦和有益的错觉”(132页)。这种哲学因此成为古典政治哲学向近代政治哲学嬗变的桥梁。

^①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110.

《古今自由主义》一书的章节安排,可以看作是哲学与宗教两个主题的变奏。以第五章为界,前半部分呈现的是清明的哲学(雅典)的旋律;在后半部分,宗教(耶路撒冷)的主题逐渐清晰并且达到高潮。^①虽然前后各有主次之分,但在整部著作中,这两个旋律都始终相互映衬,如影随形。施特劳斯通过本书的论证揭示出,古典政治哲学之所以清明,是因为它始终没有忘记宗教这个最根本的对手(或者朋友);而宗教之所以始终不能被哲学忘怀,则是因为西方的宗教,特别是犹太教本身包含了高度的理性与智慧,而且对哲学发出永恒的挑战。^②这就印证了施特劳斯的-一个基本立场,即耶路撒冷与雅典的对立与冲突,是西方文明的生命所在。^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今自由主义》折射了施特劳斯思想的全貌。作为正反两个方面的参照,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进一步阅读施特劳斯的学生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④,以及曾经被施特劳斯批判过的英国政治哲学家伯林的《论两种自由概念》^⑤。

唐士其(代)

① 施特劳斯用耶路撒冷和雅典象征宗教与哲学这一对西方文明中永恒冲突的主题。Cf., Leo Strauss, "Jerusalem and Athens: Some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in Leo Strauss, *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② Cf., Leo Straus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Genesis," in *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ed. and introduced by Kenneth Hart Gree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③ Leo Strauss,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Peter Emberley and Barry Cooper (trans. and eds.), *Faith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eo Strauss and Eric Voegelin, 1934—1964*,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21.

④ 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缪青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⑤ 中文收入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Cf., Leo Strauss,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Leo Straus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序

列奥·施特劳斯有时被教条的自由主义捍卫者斥为自由民主制的敌人,这些人无法容忍友好的批评,也不愿费心阅读施特劳斯的著作。然而,施特劳斯在他的书中警示:“正因为我们是民主的朋友和同盟,我们才不可对民主阿谀奉承。”有太多即将加入捍卫自由主义阵营的人把正当捍卫与过分夸赞混淆了,就如太多批评者忽略了自由民主制显而易见的优点。施特劳斯的书对他们都颇有教益:“我们既不能对民主和人类卓越面对的危险保持沉默,也不能忘记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通过给予所有人自由,民主也给予那些追求卓越的人们以自由。”^①

在本书中,施特劳斯用各种方式勾勒出追求卓越的古代自由主义与向普世自由发展的现代自由主义的不同。但他没有把两者对立起来,更未将其看成生死场上的敌人。相反,施特劳斯提醒我们,当代自由主义的根源是西方传统^②,而古代混合政体的概念与现代共和主义有直接的联系。^③

① 参见原书 p. 24。

② 参见原书 p. vii。

③ 参见原书 p. 15。

施特劳斯在书中阐释了自由民主政治如何获得西方传统的前现代思想的强大支持^①。早期现代自由主义者企图通过以《圣经》为基础的宗教教育培养出负责任的选举人。现代自由主义者如洛克、《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及穆勒则希望以古典著作为基础的自由教育能培养出热心公益的民众代表^②。施特劳斯会提醒我们有关自由民主极为复杂的正反两面^③，但他清楚，我们无法回到传统的贵族制。那时的贵族政府想要掩饰他们其实是寡头统治而不是贵族政治，掩饰统治者也非生来就比被统治者高人一等的事实^④。施特劳斯将指引我们回到现代民主奠基人如斯宾诺莎、孟德斯鸠、罗素和杰斐逊对民主的理解，即朝着普世自由方向发展的民主，最终不过是推崇美德的政体，甚至是“一种普世皆贵族的贵族政治”。^⑤ 施特劳斯号召真正的自由人来对抗步入邪途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和德行完美。因此，施特劳斯才是自由民主的真正朋友。^⑥

在第1、2章，施特劳斯关于自由教育的论述对我们新一轮的辩论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我们会听到他对阅读经典的迫切呼声，同时了解到这种方法的难度和局限性。第3到第7章是施特劳斯关于振兴古典政治哲学的独家论述。第8章则体现了他追寻社会科学良心的努力。第9章展示了施特劳斯穷其毕生的研究，他称之为自己学术历程中的神学一政治的困境。我们将看到关于纳粹主义及其成因的最深刻的分析。这章是必读的。最后一章，他对“自我”和灵魂的分析是如此明晰和令人印象深刻，此处如本书其他部分一样，都是施特劳斯论著的思想宝石。

① 参见98页：《政治哲学：列奥·施特劳斯的六篇文章》中《现代性的三次浪潮》（“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in *Political Philosophy: Six Essays by Leo Strauss*, ed. Hilail Gildin, Indianapolis and New York: Bobbs Merrill/Pegasus, 1975）。

② 参见原书 pp.15~19。

③ 参见原书 p.223。

④ 参见原书 pp.5,11,19。

⑤ 参见原书 pp.4~5。

⑥ 参见原书 p.64。